

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、著名作家張抗抗。受訪者提供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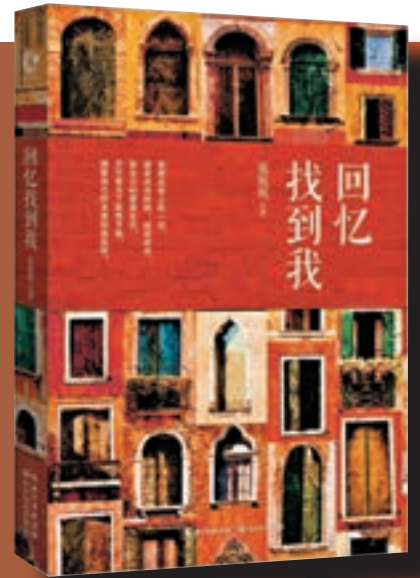
對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、當代知名作家張抗抗來說，寫作是順其自然的選擇，是解決問題、表達看法、交流分享以獲得快樂的途徑。當知青文學淡出舞台，一代老作家將載譽退場，她也在撲面而來的新生活中，找到了自己新的興趣。而對於新一代的年輕人，她的讚許和擔憂並存，在肯定新作家獨特視角的同時，也擔心在普遍繁重的課業壓力和互聯網時代的影響下，年輕一代接收的文學訊息將更為淺薄和零碎，中西方文化共同缺失的問題或許將以更尖銳的方式暴露出來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

中西文化吸收不足

張抗抗

憂年輕人文學知識淺薄



張抗抗今年四月推出情感散文精選集《回憶找到我》。



張抗抗對新一代年輕人在文學方面的讚許和擔憂並存。張岳悅攝

讚許與擔憂並存

張抗抗早前來港，以「多情卻被無情惱」為題講座，這句話出自北宋文學家蘇軾的《蝶戀花·春景》，「『問世間情為何物』，這是每個人都會遇到的問題。情是人世間最寶貴的，是文學的藝術和生命。」她認為，我們至今還在談論情為何物，可見情的內涵難以界定，它包括了多個方面，而吸引人的文學作品大多都是與情有關的。「文學是什麼？是蠟燭在燃燒時流淌的一滴滴燭淚。作家能做的就是小心翼翼地將時間的灰燼保存在文字中，讓它們被讀者心裡的火種再次點燃。」

當被問道，知青文學淡出，知青小說代表作家應作何選擇？張抗抗坦言，當一代知青作家的年紀愈來愈大，關於知青生活的經驗積累總會慢慢耗盡，「但我在《隱形伴侶》之後，已不會將知青年代的故事作為我主要的寫作內容。新的生活不斷撲面而來，我的興趣已進入另一個新階段。當然，在往前走的過程中，我也會不時地站在新的高度回看那段知青生活，得到更多新的感悟融入創作，但不會佔據主要的位置。我想，其他的知青作家整體也在逐漸退出。現在有這麼多新的優秀作家加入寫作隊伍，他們面對新生活有更多獨特的視角，也有着新的語言系統，對現代題材會有更好的發掘和表達。所以，這種新老作家的交替是必然的。」

一代接收的文學將更為淺薄和零碎，文學愛好者可能在假期中會讀到一點書，或者在大學後才有機會讀文學書，整體上來說，這樣會很難系統性並行獲取中西方文學，反而更多機會受到商業文學和娛樂文化的衝擊。

十年磨一劍

已經一段時間沒有出長篇的張抗抗，從2007年開始，十年來都在創作一部百萬字長篇，描述上世紀八十年代知識分子的心靈歷程。她認為，作家兩至三年完成一部高質量的長篇是正常現象，而當有作家認為有一部作品需要耗費十年的時間，便需要一邊研究一邊解決問題，可能是自己的、讀者的，或者是當代歷史的問題，「我的長篇是三卷本，所以平均下來還是三年一本。我有一點遺憾的是，我們的作家寫作速度還是有點快，也可能他們很輕鬆便完成，但這次的長篇對我來說還是很艱難的，因為有很多問題要解決，我因此需要閱讀大量的資料，而百萬字每修改一遍需時半年，十年中我改了六稿。可能作家到了我這個年齡，知道生命時間寶貴，便想磨煉一本真正的好作品。」

雖然創作長篇小說期間，她曾婉拒了不少活動邀請，甚至暫時戒掉了一些個人愛好，但散文和隨筆的創作從未停止。今年四月，她推出了講述父母親情、愛情婚姻、家庭子女的情感散文精選集《回憶找到我》，這也是她首部描寫個人生活的散文集。

而在談及女性主題覺醒時，她表示：「其實很長一段時間，我都被當作是中性寫作，主角雖然是女性，但寫的卻不是女性問題。那時我需要解決的問題有很多，女性問題還不是我主要所關注的，但又不能說我完全沒有女性意識，我小說中女性角色的塑造是獨立進取而情感豐富的，這樣的角色從我幼年開始便始終存在。我家有我和妹妹兩個女孩，從小我們沒有受到過性別歧視，所以對我來說，人人生來平等，女權主義沒有那麼重要。」

隨時代同行

張抗抗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生於浙江杭州，曾上山下鄉赴北大荒鶴立河農場工作八年，1979年被調入黑龍江省作家協會，現為一級作家、黑龍江省作家協會名譽主席，第七、八屆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，中國文字著作權保護協會副會長、國際筆會中國筆會中心副會長，第十屆、十一屆、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，2009年被聘為國務院參事。她已出版各類文學專著80餘種，曾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、優秀中篇小說獎、莊重文文學獎、魯迅文學獎、中國女性文學獎及中國版權事業卓越成就獎等。

她表示，自己的寫作脈絡與共和國同行：從1975年的長篇成名作《分界線》；到1979年以短篇《愛的權利》發出第一聲吶喊；再到1986年的知青文學作品《隱形伴侶》，藉描寫知青生活表達自己對人性的認識；直至1995年的長篇小說《赤彤丹朱》，靈感來自於自己父母的經歷，也是她對父輩歷史的重新認識；之後的《情愛畫廊》則聚焦當代生活，也是她對新時代愛情的認識；2002年的《作女》探討了都市女性的慾望，更具有時代氣息。

據她憶述，當年選擇寫作是自然而然的，只需一支筆一本簿，做好心理準備即可開始，無須考慮太多的外在條件，「寫作很艱苦，但也很愉快。解決自己的問題，表達對這個世界的看法，和別人交流作品，得到讀者的喜愛，這些事會帶來快感。當這些快樂組合起來，便會促使你在這條路上走下去，再取得新的成績。儘管內地有作家協會這樣一個職業寫作的保障，但寫作對我來說是一個自然的過程，而不是一項職業的選擇。而現代商業社會，選擇寫作還需要考慮謀生的問題，這些有關現實的考量是非常可以理解的。」她說。

港台藝術家 林敬庭 許以璇 共作版畫記錄愛情點滴

你一半我一半，是親密關係之間分享的喜悅，而對年輕版畫家林敬庭和許以璇來說，歷時兩年多之久的「你一半我一半」作品系列，既是異地戀情溝通的橋樑，也是創作靈感的啟發，不經意間也為觀眾幽默展示了兩地的文化差異。

兩人的聯展「七百一十五公里版畫旅行」由即日起至12月8日在Artify Gallery舉行，是次展出的木刻版畫，大部分由兩人於不同時空共同創作——即先由其中一人製作其中一半，再將版寄給對方完成。這種共同創作，是兩人增進了解的媒介，也是專屬兩人的浪漫與驚喜，展覽入口處擺放的、曾穿梭於兩地的郵包，便是他們兩年來共同創作的見證，「這次展覽好像公開了我們的愛情故事，也是一次大膽的決定。」他們說。

從生活細節窺探文化差異

小至飲食、大至城市景致，都是兩人的探索對象。最早創作的《你一半我一半·版畫機》，描繪了兩人日夜為伴的版畫機；《你一半我一半·木棉道》則是城市風景的對比。「由於兩地文化不同，看出來的風景也不一樣。創作對我們來說，好像互相出題，透過作品了解對方的世界。」兩人異口同聲說，而對觀眾來說，在觀賞的過程中猜猜哪一半出於哪一位藝術家之手，也像一種溝通互動的遊戲。

其中一幅作品《你一半我一半·楊枝與甘露》，以港人至愛的楊枝甘露和合時生果為題。「剛探訪香港的時候，我覺得楊枝甘露很新奇，我在台灣吃到的芒果與柚子都是當季產的，分屬兩個時節的水果，怎麼會共同



記錄兩人創作點滴的木版同樣有展出。張岳悅攝



《你一半我一半·楊枝與甘露》



許以璇(左)和林敬庭通過「你一半我一半」的版畫遊戲了解彼此。張岳悅攝



《你一半我一半·版畫機》



《你一半我一半·石頭修道院》

出現呢？」許以璇笑說。為了創作這幅作品，兩人做了很多資料蒐集，發現楊枝和甘露本是觀音菩薩手中的聖物，甜品以此命名，寓意味道可如天堂。版畫創作，成為兩人重新認識身邊事物的契機。

除了生活小節，版畫也記錄兩人同遊過的地方。《你一半我一半·佛拜佛》是香港天壇大佛與高雄佛光山的寫照，而個人作品《大澳》與《蘭嶼》系列，則記錄寧靜的兩

岸小島。「我們將一起旅行的地方拼湊成連續風景，相同地點，我們卻是以不同的觀察角度詮釋。」許以璇說。而林敬庭透露，未來這種「你一半我一半」的遊戲還將繼續，而這種遊戲同樣在版畫圈掀起波瀾，「不少朋友都說想要嘗試這種遊戲，例如有一位澳門來的藝術家主動要和我共同創作，他畫澳門的葡撻，而我畫香港的蛋撻。之後我們也會在畫廊舉行工作坊，邀請公眾體驗一人一

半的版畫創作。」

創作互相影響突破局限

林敬庭生於香港，2014年畢業於香港教育學院。因對版畫興趣濃厚，在學期間修畢視覺藝術中心藝術專修班及進修班(版畫)及於香港版畫工作室暑期實習。畢業後創立後山美術社及聯合創辦「Marble, Print and Clay」，一直從事版畫教學及教育工作，也會邀請本地版畫藝術家到自己的工作室舉辦展覽，或者與畫家合作，將其作品變成版畫。

許以璇生於台灣嘉義，2012年畢業於台北藝術大學美術系。由於對版畫的創作形式與媒材深感興趣，在學時期主修版畫。畢業後為了延續創作與學習，於苗栗彩田版畫工作室擔任老師及助教，從事版畫教學、協助工作室印畫與接案。三年後成立「蠅的時間」個人版畫工作室，持續教學與創作。她表示：「台灣近年發展了很多跟版畫相關的活動，我認識一些老師都是從日本或者西班

牙留學回來，通過舉辦比賽和展覽使版畫藝術愈加活躍，同時台灣也有很多工作室和我一樣在做版畫創作和教學。」

原來兩人相識於台灣一位老師的工作室，曾在那裡共同學習木印木刻版畫，故今次作品均以木印木刻完成。而在此之前，林敬庭多做銅板版畫的木棉花，而許以璇則偏愛以油印木刻的小動物和植物為創作主題，兩人的合作都使彼此突破過往創作的局限，保留個人特色的同時，亦嘗試探索更多的可能性。兩人9月也曾結伴去西班牙參與知名版畫展「IMPACT 10」，受當地特色建築啟發，再以當地特有顏料創作別具意義的《你一半我一半·石頭修道院》，「他們的版畫技術和教學很專業，同時又很開放，會邀請不同的藝術家參觀自己的工作室，也讓我們看到版畫的更多可能。」林敬庭說。「我們的創作通常是印在紙上，而他們會嘗試很多不同的複合材料，將版畫當做一種創作媒介，運用多種形式去表現。」許以璇補充道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